

四三九一

# 小說年選

版 及 普



中國小說年選社編

四三九一

# 選年說小

編社選年說小國中



## 中國小說年選第一回編輯凡例

一、本年選由中國小說年選社同人共同負責，每年編輯就緒，交特約發行之書局印行，作爲大中學參考書之用。

一、本年選中所有作品之選錄，均由年選社同人交換意見而決定之。

一、本年選中關於選錄作品，及作家著作索引之排列，均依姓氏筆畫之多寡爲序。

一、年選社同人於編輯本年選時，承諸文藝社團惠贈或假閱各項雜誌，謹此鳴謝。

# 小說年選目次

|             |     |
|-------------|-----|
| 巴 金：將軍      | 一   |
| 王任叔：澹香骨的婦人  | 一三  |
| 王統照：銀龍翻身的時候 | 三二  |
| 老 舍：黑白李     | 五五  |
| 冰 心：冬兒姑娘    | 七二  |
| 沈從文：知識      | 七八  |
| 杜 衡：失業      | 八四  |
| 吳組綢：一千八百擔   | 一〇四 |
| 何家槐：木匠      | 一五三 |
| 沉 櫻：舊雨      | 一六九 |
| 茅 盾：趙先生想不通  | 一八六 |
| 施蛰存：汽車路     | 一九六 |
| 張天翼：萬仞約     | 二一一 |

|                     |     |
|---------------------|-----|
| 凌叔華：千代子·····        | 二八  |
| 郭源新：毀滅·····         | 一九三 |
| 彭家煌：離家之前·····       | 三二三 |
| 靳以：蟲蝕·····          | 三四二 |
| 落華生：春桃·····         | 三六七 |
| 萬迪鶴：王家·····         | 三九一 |
| 魯彥：鼠牙·····          | 四三三 |
| 歐陽山：七年忌·····        | 四六〇 |
| 黎錦明：白里帆的疑症·····     | 四七五 |
| 穆時英：PIERROT·····    | 四九九 |
| 魏金枝：做匹仙的人·····      | 五三四 |
| 蘆焚：金子·····          | 五五二 |
| 附錄：一九三四年作家小說索引····· | 五八三 |

## 將軍

巴金

『你滾開罷，今晚又碰着你了！』費多，諾維科夫昏迷似地罵起來，就把腳踢到一隻瘦黃狗的身上。那狗原先縮成了一團，伏在牆邊，被他一踢便尖聲叫起來，馬上伸長了身子，一偏一跛地往旁邊一條小巷裏跑去了，把寂靜的馬路留給他。

『在你們這裏什麼都不行，連狗也不會咬人，狗也是這麼軟弱的！』諾維科夫常常憤憤地對着那個肥胖的中國侍者說，他差不多每晚上都耍在那一家小咖啡店裏喝點酒，直到把他身邊帶的錢花光了纔半昏迷地走出來。在那咖啡店裏他是很得意的。他常常和那個中國侍者談話，他什麼話都說。『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在我們那裏冬天會把人的鼻子也凍掉！』他好幾次得意地對那侍者說了。那個中國人永遠帶着笑容聽他說話，在這樣大的城市裏就似乎只有那一個人尊敬他，相信他的話。『你們不行，你們什麼都不行！』當他想到自己所受過的委曲而生氣的時候，他就憤憤地向那個中國人罵了。

他走出咖啡店，不過十幾步光景，一股風就對着他迎面吹來，像一根針把他的鼻子刺一下，但他馬上就覺

得沒有什麼痛楚了。他把身子搖擺着，強硬似地說：『這不算什麼，這不算什麼，你們這裏冬天並不冷，風也是很軟弱的。』他想要是在他的家鄉，那風才是真正厲害呢！風在空中捲起來，連人都會給他捲了去。那雪風真可怕！牠會把拖着車子的馬吹得倒退。他記得那時候他和將軍在一起。就是那出名的除伯次奎親王，一個晚上他陪着將軍冒雪趕到彼得堡去，馬夫在路上凍壞了，馬發狂似地在風雪中亂跑，幾乎要把車子撞到石壁上，還是虧他告了奮勇去拉住了馬。和風雪爭鬥，和馬爭鬥，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到底得了勝利。後來進了旅店，將軍很高興地拍他的肩頭說：『朋友，你不錯，你應該得一個十字章！』將軍還和他握手呢！不久他升做了中尉。是的，那將軍很高興提拔他的。他很有希望做一個將軍，但是後來世界一變，什麼都完結了。那將軍死在戰場上，他的一生的希望也就跟着將軍完結了。從那時候起許多戲劇裏的場景接連地在他的眼前展現着，變換得那麼快，他好像在做夢，最後他就漂流到了中國，這什麼都不行的地方，他却只得住了下來，住了下來就糊塗地混過這幾年，現在就像被什麼東西絆住腳跟似地，他想動彈也不能夠了。

『中國這地方就像沙漠一樣，真是一個寂寞的大沙漠呀！好像就沒有一個活的人。』他走在寂靜的馬路上，看着黯淡的燈光在夜的寒風裏戰抖時，就禁不住想到家鄉，想到家鄉他就禁不住要發出這樣的嘆息了。一輛黑色的汽車從他後面跑過來，像蛇一般只一竄就過去了，沒有大的叫聲。燈光在他的眼前開始打轉，一圈一圈的旋轉着，他好像被包圍在金光裏面了。他不覺得奇怪，似乎頭變得重一點，心却是很熱的。他彷彿聽見人在叫他：『將軍。』他就含糊地應了一聲。

他在這裏也聽慣了將軍的稱呼。起初是他自己口裏說着，後來別人就開玩笑地稱呼他做將軍。那個中，侍者就從沒有忘記過叫他做將軍！那個愚笨的老實人，也許真正相信他是一個將軍。他的態度不就像一個將軍嗎？每次那侍者稱他做將軍，他就驕傲地想：『你們這裏有什麼將軍可以比得上我？他們都配做將軍，我為什麼不配？』當他端起酒杯來喝的時候，他用輕蔑的眼光把屋子裏的傢設看一下，心裏非常得意，以為自己真正是一個將軍了。

然而從那咖啡店出來，他低頭一看自己的身上，就像把將軍的官銜被人革掉了似的，他的驕傲便馬上飛去了。在咖啡店門前沒有汽車和馬車等候他，只有一條長的馬路伸直地躺在那裏。他要回家還得走過這馬路，再轉兩個灣，走兩條街。路不能算遠，可是他每晚總要在咖啡店裏坐坐，到時候很遲纔走。他說是回家，但看他那神氣，他又像不願意回家的樣子。對那個中國侍者他什麼話都肯說，但一提到家他就跟怯似地把嘴閉住了。

沒有汽車，馬車，沒有侍從，沒有府邸的將軍，這樣算得什麼將軍呢？有時候他自己也覺得條件有些不夠了，就不由得想到府邸上面來。『現在將軍要回府邸了。』有一次喝飽了酒他就壯起胆子對侍者這樣說了，於是搖擺着身子走了出去。

給風一吹他的臉就有些涼了，頭腦裏突然現出了一個『家』字，好像這個字是風給他吹進來的。於是他的眼前就現出來一個房間，一個很簡陋的房間在一個中國人開設的公寓的樓上，這就是他的府邸呀，在那房間裏還住着他的妻安娜。他自己的年紀快到四十歲，安娜却還年青一點。他做中尉的時候就和她結了婚。她是

一個小軍官的女兒，有着普通俄國女子所有的好處。她跟他在一起已經有十幾年了，他們就沒有分離過。她應當是一個很體貼的妻子，但爲什麼一提到她，他就覺得不舒服，覺得害怕呢？那原因他自己很知道，但他却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她真正是我的妻麼？』他每一次走進那個弄堂，遠遠地看見自己的家，就禁不住這樣地疑惑起來，有好幾回他走到後門口却不敢按那電鈴，却躊躇了半晌纔伸出了手。茶房來開了門，他就撲進裏面去。困難地爬上了樓，把鑰匙摸出來開了房門。那裏面照例是空空的，只有一些香粉的氣味在等他。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將軍夫人晚上要去赴宴會呀！』他扭燃電燈，一個人走來走去，在桌上床上到處翻了幾下，就這樣說了。他記得很清楚，從前在彼得堡的時候除伯次奎將軍就常常讓他的妻子整夜地和賓客們周旋，將軍自己却忙着做別的事情。『是的，做將軍的都是這樣，都是這樣。』

雖然這樣說，但是他的心並不是很安寧的。他自己也並不相信這樣的話，不過他的頭腦卻沒有功夫去思索了。他就在床上躺下來，換句話說他就糊裏糊塗地睡下了。

他第二天早晨醒來，還看不見安娜，她依舊沒有回來。那沒有人來招呼他，逼得他自己照料自己。後來安娜回來了，她會料理他們的中飯，她會給他一點零錢。花

『安魯席加，你真漂亮呀！』他一看見妻子的擦着粉的臉，就忍不住要這樣說。

『我不許你這樣說，你沒好心的！』她走過來微笑地給他一個吻，她的樣子帶了點疲倦。

『我以後不說了，可是我看見你回來，喉嚨就癢起來，禁不住又說出這種話。』他像接受恩惠般地受了她

的吻，說話時態度很謙遜，還帶着抱歉的神情。

『你又喝酒了，費多，我知道，你這酒鬼，就把錢送到酒上面去。』她帶笑地責備他。

『不要說了，安魯席加，在彼得堡我們整天地喝香寶呢！』他哀求似地說了，這自然是誇張的話，在彼得堡

他不過偶爾喝着香寶，在家鄉時他却喝過渥得加。

『在彼得堡，那是從前的事。現在我是在中國了。在中國，什麼東西都是冷的，生活全是冷的。』她說着就

漸漸把笑容收斂起來，一個人在塔沙渡上坐下去，把眼睛

靠着壁上掛的一張照片，在那上面展示着十幾年

前他們夫婦在彼得堡的生活。

他看見妻子不高興了，就走過去勸慰她，他坐在沙發的靠手上，伸一隻手去抱住她的頸項，抱歉似地說：

『都是我不好，我使你快活，你要寬恕我！』

她把身子緊緊偎着他，不回答話，却自語似地嘆息說：

『那些都成了捉不回來的夢景了。』

『安魯席加，你又在懷念彼得堡嗎？不要老是拿那些懷念來苦惱你自己呀！』他藉情地說，他究竟還熱愛

着他的妻子，和從前沒有兩樣。

『我再不能夠忍耐下去了。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你全不關心我，你只知道喝酒。你只知道問我要錢！』

她半氣憤地半帶哭聲地對他說了。她的肩頭不停地起伏着。

這情形並不使他驚恐，在他的眼裏這並不是第一次。他很知道妻子的性情。她前一晚上從別人那里受了氣，她回家時就要把氣在他的身上發洩出來，但這所謂發氣也不過說幾句責備他的話，或者囑咐要回到自己的國裏去，這也是很容易對付的，但次數愈多，他自己就漸漸地受不住了。那慚愧，那苦痛，在他的心上愈積愈多起來。

『安魯席加，你再等等罷，爲了我的緣故，請你再忍耐一下罷。我們以後就會有辦法的，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他起初就拿這樣的話勸她。但後來他自己的心也在反抗了。他自己也知道這些話全是沒有把握的。『變好起來，那恐怕永遠是一場夢！在這裡再住下去，就只有苦死了！我真正不敢往想。我不知道今天以後還有許多日子……』她開始抽泣起來，但看得她自己，還在掙扎，極力要她不哭。

他的心更軟了，一切驕傲的想都飛走了，只剩了一個痛苦，苦的金頭，他就問：『昨天晚上那人待你還好嗎？』他問這句話就像把刀往自己的心裏，那痛楚更得他把牙齒咬緊了。

『好？我就沒遇過一個好人！那畜牲喝飽了酒，那畜牲就給他蹂躪了一晚上，我的膀子也給他咬傷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揉她的左膀，過後就把衣服解開來給他看肩頭下不遠處，現出來接連幾排紫色的牙齒的跡印，在白色的肩膀上顯得很清楚。

他一生看見過了不少的傷痕，甚至有許多是致命的，但這一點輕微的傷痕，却像一股強烈的火焰燒得他不敢把眼睛睜開了，在他的身邊響着女人的求救般的聲音：『你給我想個辦法罷，這生活我實在受不下去了。』

他極力忍住眼淚，然而眼淚終於打敗了他，從眼眶裏狂流出來，他不能自主的把臉壓在她的肩膀上哭了。

這樣一來妻子就不再說什麼氣憤話了。她慢慢地止了眼淚，就用手摩撫他的頭髮，溫和地說：『不要像小孩那樣地哭罷，你看你會把我的衣服弄髒的。好……有話好好地說。我的話是不緊要的。你說得不錯，我們的生計會漸漸變好的。』起初是妻子責備丈夫，現在却輪着妻子來安慰丈夫了。這一哭就完結了兩個人中間的爭吵。

過後丈夫就說：『我以後決不再喝酒了。』兩個人又和好起來，講些親愛的話，做些事，或者夫婦一道兒出去在一個飯店裏吃了飯，自然不會到他晚上常去喝酒的那個小咖啡店去；或者就在家裏吃飯由妻子講些那個美國水兵的笑話，丈夫也真正帶了笑容聽着。他們很知道消磨時間的方法。輪到晚上妻子要出去的時候，丈夫得了零錢，又得了吩咐：『不要又去喝酒呀！就好好地在家裏玩罷！』她永遠說這樣的話就像母親在吩咐孩子，但她也知道她一出去不到半點鐘他就會到咖啡店去了。

他起初是不打算再去進咖啡店的，他對自己說：『這一次我應該聽從她的話了。』他就在家裏規規矩矩地坐下拿出那一本破舊的聖經來攤開讀，他想從聖經裏面得到一點安慰。這許多年來跟着他飄流了許多地方的，除了妻子外，就只有這一本書。他是相信過上帝的，他也知道當他在生活裏失了忍耐力的時候，他可以求上帝來救他。

於是他讀了：『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

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

他不能讀下去了。他想：「讀這個有什麼用呢？人子都會受這些苦，但是他要復活。我們人是不能夠復活的。他們戲弄我，吐唾沫在我的臉上，鞭打我……這生活實在忍受不下去了。」他就闔了書，把大衣一穿，帽子一戴，還自往咖啡店去了。

一進咖啡店那個和氣的中國侍者就和往常一樣地過來招呼他，稱他做將軍，給他拿酒。他把一杯酒喝進肚裏，就開始和那個中國人閒談起來。漸漸地他的勇氣和驕傲就來了。他彷彿真正做了將軍。

「在我們那裏一切都是好的，你完全不懂得。在彼得堡，將軍的府邸裏……」他得意地說了，這府邸並不是他的，是除伯次奎親王的，他那時是個中尉。他記得很清楚，就彷彿還在眼前，那晚上的跳舞會，他和安娜發生戀愛的那晚上。那個大廳裏燈火燃得很明亮，就像在白晝，將軍穿着堂皇的制服佩着寶星，圓圓臉嘴上垂着兩撇鬚鬚，將軍的相貌不是和他現在的樣子相像嗎？那麼多的客人，大半是他的長官和同事，還有那許多太太和小姐，穿得那麼漂亮。樂隊在奏樂了。許多對伴侶開始跳舞起來，他挽着安娜小姐的腰，她是那麼年青和美麗，她對他笑得那麼可愛。同事們都在羨慕他的幸福。看，那邊不是波利士嗎？他在向他皺眉，波利士來，來喝一杯酒呀！尼古拉端着酒杯給他做手勢，像在祝賀他。他笑了他醉了。

『將軍再來一瓶罷，』中國侍者的粗糙的聲音把那些人都給他趕走了。他睜大了眼睛看，那白的牆壁上掛了一幅彼得堡的大教堂的圖畫，別的什麼也沒有。他嘆了一口氣說，『好，來罷，反正我醉了。』

他閉了眼沈沈片刻，再把眼睛睜開來，看看那中國人把酒給他斟了滿杯，他就用力看着那酒，眼睛花了，在杯裏現出了一個女子的面孔，這面孔漸漸地變大起來，於是他又彷彿回到那跳舞會裏去了。

他把安娜小姐拉到花園裏洋台上去，時候是秋天，正逢清月夜，在洋台上可以望見躺在下面的尼瓦河的清波，月光靜靜地在水面上流過，從廳堂裏送出來醉人的音樂。就在這時候他把他的全副的愛都吐露給了她。那個美麗的姑娘在他的懷裏戰抖得像一片白楊樹葉，她第一次接受了他的愛和他的接吻。初戀是那麽美麗呵，他覺得那時候就是他的征服世界的雄圖的開始了。

『生活究竟是美麗的呵！』他不覺感動地讚嘆起來，但是這一來眼前的景象就全變了。在他的面前站着那個中國侍者，他帶笑地問：『將軍你喝醉了嗎？今晚上真冷，再喝一瓶嗎？』

音樂，月光，跳舞會，那一切全都沒有了。只有一個冷落的小咖啡店和一個愚笨的中國侍者。『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他還想這樣強硬地說，但是另一種感覺制服了他，使他嘆息地搖頭道：『不喝了我醉了，』他覺得人突然變得更老了。『將軍，你們那裏的土全是黑的嗎？』那個中國人看見他不說話就帶了興趣地問道。

他含糊地應了一聲，他的眼睛還在記憶裏去找尋那個年青小姐的臉。

『我看見過一個你們的同鄉，他常常帶了一個小袋子到這裏來。一個人坐在角落裏，要了一杯咖啡，就從袋裏傾出了一些東西來——你猜他的袋裏裝的是什麼，將軍？』中國侍者突然忍不住笑開，把那臉笑得擰做

了一堆，真難看。

他不回答，却讓那個中國人繼續說下去：

「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傾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淚。我有一次問他那是什麼，他答得很奇怪，他說：『那是俄羅斯母親的黑土。』他把土都帶了出來，這人真傻！」

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在他的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無限的大草原，沈默的，堅忍的，連續不斷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動着無數的黑影，沈默的，堅忍的，勞苦的……這一切都是他的眼睛所熟習的，他不覺感動地說了：

「俄羅斯母親，我們全是他的兒子，我們都是這樣！」他說罷就站起來，付了錢往外面走了。他的耳邊響着的不是中國侍者的聲音，是他的妻子安娜的聲音：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走在寂靜的馬路上，他又想起那尼夫斯基大街來了，在那街上就立着將軍的府邸。但是如今一切都完結了。

『完結了，在一個戰爭裏什麼都毀了！』他不覺這樣地嘆息起來，他彷彿看見將軍全身浴着血睡倒在地，又彷彿看見人們在那府邸裏放了火。那火燒得很厲害，把他的前途也全都燒光了。

『就是你們，你們把我害到這樣！』他把脚用力踏在光滑的柏油馬路上，像在踐踏他的敵人，他就憤憤地

罵起來。這話不是對那個中國侍者說的，却是對那些人說的。他想那些人給他的苦痛已經是很多的了。

『現在我們不是仇敵了，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已經爲那錯誤的思想受够了。我現在不是也在受着踐踏，受着侮辱嗎？』他辯解似地說。他又悔恨地想他爲什麼不應該回去呢？在這裏他又得到了什麼呢？

他想到他的妻子了。『我受苦是應該的，然而我不該把安娜也毀了！』他禁不住要這樣責備自己，這時候他彷彿在黑暗的天空中看見了那個美麗的純潔的臉，他不住地向他逼近，漸漸變成了安娜的現在的粉臉。『他沒有一點錯，全是我害她！這些苦都是我給他的。』諾維科夫，你這畜牲！他的臉突然發燒起來，頭也更加沉重了，他把帽子摔在地上，絕望地抓自己的頭髮。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的耳邊突然響起來女人的哀求的聲音，他就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在那個粗野的美國水兵的懷裏哭了。那個水兵，紅的臉，紅的鼻子，一嘴尖的牙齒，他壓住她，他揉她，他咬她的手膀，他發狂地笑，那情形和她告訴他的沒有兩樣。那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就在他的耳邊撞來撞去。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瘋狂地蒙着耳朵拚命往前面跑。在他的眼前什麼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個臉，一個女人滿是淚痕的粉臉，那一張小嘴動着，說：『憐憫我，救救我罷！』

於是什麼東西和他相撞了，他跌倒在地上，完全失了知覺。等到他再睜開眼睛時，幾個人圍着他，一個中國巡捕手裏攤開一本記事冊，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們叫我做將軍諾維科夫將軍……尼切涅……不要讓魯席加知道，我會好好地跟着你走……尼切